

南粤文物考古集

(1955~2002)

莫 稚

文物出版社

南粤文物考古集

(1955~2002)

莫 稚

文物出版社

题 签 麦英豪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张广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粤文物考古集/莫稚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10-1495-7

I. 南… II. 莫… III. 文物-考古-广东省-文集
IV. K872.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8928 号

南粤文物考古集

(1955~2002)

莫 稚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 1/16 印张: 35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0-1495-7/K·734 定价: 16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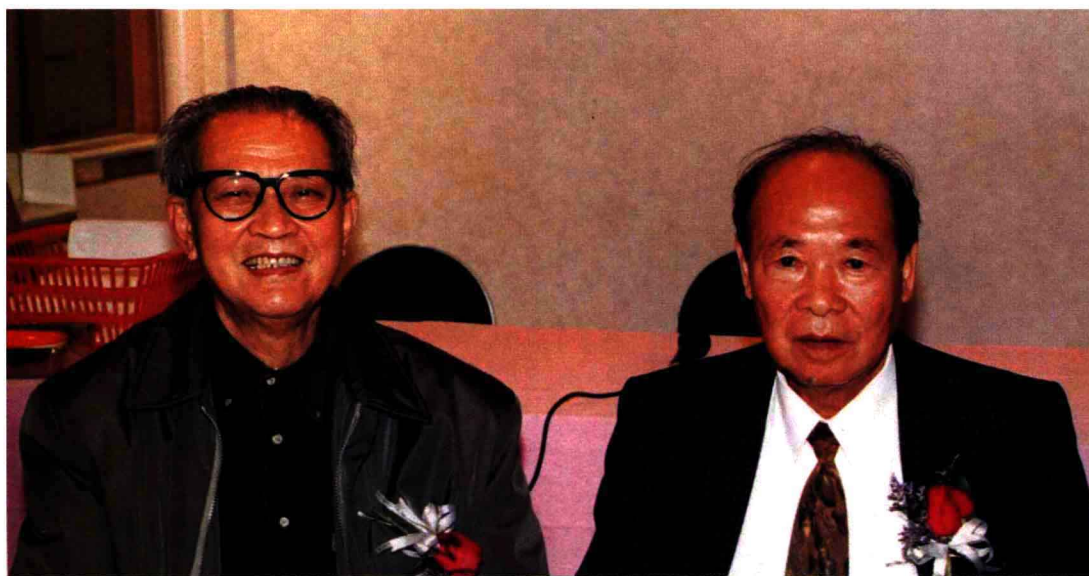


1997年11月，莫稚在香港新界元朗下白泥吴家园沙丘遗址。

莫稚，又名子稚，原名莫启泰。1931年5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祖籍广东省东莞县，现属惠阳县。1944年至1945年在东莞第四（道滘）中学读初中；1947年在香港香岛中学读高中。1947年9月参军。1955年7月起从事广东文物考古工作。1956年4月至1984年3月，任广东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1984年4月至1985年12月，任深圳市博物馆专职顾问；之后任广东省博物馆文博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7月移居美国。1997年3月起在香港参加考古调查和发掘至今，其间曾两度出任香港考古学会主席。



广东省文化局、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正副队长（部分）合影。
自左至右：莫稚、徐恒彬、杨式挺、古运泉、朱非素、黄碧辉、邱立诚。



2002年11月30，莫稚与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于香港合影。

1997年10月，莫稚与李岩在汕头合影。



2000年6月24日考察广东博罗县横岭山古墓地时合影。自左至右：陈川东、钟创坚、古运泉、莫稚、黄崇岳、李润权、杨耀林。



1962年4月，莫稚与李始文、朱非素、陈智亮发掘始兴县白石坪山战国遗址。



1980年10月，莫稚与林为农发掘深圳市小梅沙沙丘遗址。



1982年2月，莫稚在揭阳中夏村
发掘战国土坑墓七座。



1985年6月，莫稚与区家发（中）、杨耀林（左）在深圳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现场。



1985年3月，莫稚（前排右一）与陈向兰（前排右二）、杨耀林（后排右一）、杨伯达（前排左一）、陈大章（后排左二）在深圳赤湾宋少帝墓前合影。



1997年6月，莫稚在发掘香港新界屯门扫管笏史前遗址中清理出土器物。



2000年11月，莫稚主持发掘香港新界元郎輶井围遗址时合影。前排自左至右：招丽婵、李伟文、曾志雄、李子文、文本亨、邹兴华、莫稚、区家发、招绍瓚、萧丽娟。



2001年10月，莫稚与香港考古学会会员考察粤北仁化县唐代云龙寺塔。



2002年11月30日，在香港考古學會成立三十五周年會慶之際合影。前排：麥英豪（左三）、古運泉（右二）、楊耀林（左二）、邱立誠（左一）、劉唯邁（右三）、丁新豹（右一）、莫稚（右四）；后排：葉祖康（左五）、李美桦（左二）、嚴瑞源（左九）、許小梅（左六）、盧大成（右九）、陳炳輝（右六）、吳志華（左十）、孫德榮（左四）、朱敏初（右四）、劉佩蓉（右二）、黎耀民（右三）、吳偉鴻（右五）、陳錦榮（左三）、鄭啟明（左七）、黃惠標（左一）。



2002年12月27日，莫稚考察广东遂溪县鲤鱼墩贝丘遗址。

出版说明

一、本书为广东省文物考古事业开拓者之一、文物考古专家莫稚专集，收录作者有关广东和香港文物考古工作的文章共计 80 篇，其中大部分曾发表于文物考古类期刊，另有部分为首次发表。

二、本书收录的文章，原刊曾分别署名莫稚、子稚、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或以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分别与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香港考古学会联合署名。此次结集出版，凡是由莫稚先生单独执笔的文章均不在篇中署名，少量由莫稚先生与他人共同执笔的文章，均于篇末注明合作者的姓名。

三、因篇幅所限，原刊文章中的图版全部删去，但仍保留原文中的图版号。线图和拓片则保留，以便查阅。

四、本书的编辑出版是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市博物馆倡议并提供出版资金，具体运作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先生负责。

序一

精神的力量

古运泉

几经艰辛，《南粤文物考古集》出版了。文集饱蘸着莫稚先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辛酸和喜悦，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广东考古近五十年来的发展轨迹，也能深深感受到老考古队员那种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名利，对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

几年前，我在考古所工作时就提出过，希望逐渐把老同志的成果结集出版，为今后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广东考古的历史和成就提供方便。2002 年的上半年，莫稚先生找我和省考古所的李岩、邱立诚同志，就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以来撰写的文章结集出版并定名为《南粤文物考古集》一事进行商讨。莫先生要我和杨耀林、李岩同志分别为该书写序。我当时提出：由我全面介绍莫先生对广东文物考古工作所做的贡献；杨耀林着重于莫先生对深圳文物考古工作及博物馆建设所做的贡献；而年轻人怎样向老前辈学习的问题则由李岩写；邱立诚同志负责编辑出版。

时光回溯。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经济建设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广东当时并没有专门的考古机构，也没有专门的人才，为配合基本建设、保护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国家从各省市选调了一批人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行短期的培训，学习考古专业知识，莫先生是这类培训班的第四期学员。从这个时候起，莫先生就与广东的文物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当时自行车相当于现在奔驰汽车的条件下，莫稚和他的同事用两足丈量着广东的广袤红土。当时出差补助每天只有够买四个鸡蛋的两毛钱，而他凭着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在东起汕头、潮州的饶平，西至广西的合浦、东兴，北自韶关的乐昌、南雄，南至海南三亚，在东江、西江、北江、珠江和韩江及其支流以及海南万泉河等河岸两旁和山涧盆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当莫稚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时，风餐露宿的情景虽仍历历在目，但他更为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

从文章的目录可以看出，50 年代广东的考古工作主要是摸家底，在莫稚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他们对分布在广东的古遗址、古墓葬、古窑址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或试掘。其中著名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和英德青塘、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南海

西樵山等遗址就是在这时发现的。他们对广东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分布于石灰岩地区的岩溶洞穴、分布于海边的沙丘遗址、分布于河岸两旁的贝丘遗址、分布于丘陵和山边的山岗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对这些不同地区、不同埋藏条件及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有了初步的了解,并首先提出了“砂、软、硬”的史前考古学编年。

60年代前段,莫稚等在调查的同时,开始了一些考古发掘或试掘。这期间,他与他的同事们骑着自行车,在珠江三角洲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贝丘遗址群;粤北地区曲江鲶鱼转、马蹄坪、走马岗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粤东的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的贝丘遗址、清远三坑马头岗两周时期的墓葬、始兴白石坪战国时期的馒头窑和增城西瓜岭战国时期的龙窑等也都是在这时发现和发掘的。为了扩大对广东文物考古工作的宣传和文物考古知识的普及,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和报道,在《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文物》、《考古》等杂志和广东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从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可以看到,莫先生在对岭南原始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同时,对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开展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岭南没有青铜时代、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根据岭南地区出土遗物的器物组合和花纹装饰等,首先提出了广东地区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认为:“首先是以‘夔纹印陶’为重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其时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前后……,是广东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其次是以‘米字印纹’为重要特征的,其时代属于战国时期……,是广东地区铁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存;其次是以‘带戳印记的方格印纹’为重要特征的,以广州华侨新村的墓葬群为代表,是西汉时期的遗址。”这一观点的提出,为岭南先秦考古学编年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60年代后期,政治气候阴晴叵测,莫稚蹲完牛栏,放下干校的锄头,依然拿起他的洛阳铲从事考古工作。

70年代起,莫稚先生先是对东莞虎门鸦片战争时期抗英史迹进行调查和发掘,清理修复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和抗英烈士墓、勘察炮台等;此后,莫稚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广州光孝寺的修缮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做过古建筑的修缮,但他克服了许多困难,使光孝寺能完善地保留到现在,无疑这有莫稚的功劳。与此同时,他对古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不少有关岭南古建筑的文章。

80年代,退休后的莫稚到了美国,多年的野外考古,练就了顽强的生存能力,他在美国纽约卖过酒,在唐人街的制衣店里烫过衣服……。尽管如此,他念念不忘的仍是祖国岭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当香港需要考古人员时,他马上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一干就是六年,并两度当选为香港考古学会的主席。这期间,他常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两地,与广东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为广东的考古工作出谋献策。

莫稚一辈子最大的官职是文物队副队长和广东省博物馆文博研究室副主任,充其量只是个副科级的干部。但在广东考古界,他的名气可能比有些厅长还大。从旧石器时代

石灰岩山洞到抗英的销烟池，从古遗址、古墓葬、古窑址到古建筑，从江河两岸到沿海的许多海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相信，目前在广东省博物馆及许多市县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特别是出土文物上都会留有他的指纹。

莫稚的文章涉及石器、陶瓷、铜器、铁器、玉器、书画等方方面面。他可能记不住家人的生日，但提起广东的考古，他会如数家珍，时间、地点、交通工具、参加人员、文章的撰写者等等都能一一道来。有人说，他是目前为止广东文物考古的一部活辞典。

诚然，如许多人一样，莫稚先生的文章或他的工作仍有他的局限性，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一个勤恳且能吃苦的人，一个为岭南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因此，我诚恳地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广东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我之所以将这一序言称为“精神的力量”，是因为我感到，在莫稚先生身上有一种精神——痴迷于考古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尤其是年轻人认真学习，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在前辈的研究成果上，脚踏实地，为广东的文物考古做出更大的贡献。